

孫中山革命

演義

于右任



孫中山演義

蛟川莊病骸著述

萍水文公直標點

譙北楊塵因參訂

古董姜俠魂探徵

第四十一回 客店尋仇張冠李戴 當街演說苦口婆心

紀堂一想：『宗渭素性和平，忽然這般激烈起來，難保不釀成大禍。』待要上前攔阻，那宗渭早已走進房間，搶到那人跟前，惡狠狠的說道：『不要臉的保皇黨勾結大吏，殘害同胞，今日要取你的性命！』話甫出口，紀堂全福都已到了門口，大呼道：『宗渭，休得造次！我們弄錯了，他不是周水芳呀！』此時宗渭已將手鎗掏出一聞此言，連忙將手縮住，回頭過來，向他倆問道：『怎麼一會兒說是周水芳，一會兒又說不是呢？』全福等方纔進來，四下一望，見並無別人，便對着宗渭說道：『我們只看他側面，如今瞧他的正面，知道年貌不符了。』說着，將宗渭推開，向那人說了幾句抱歉的話，那人笑道：『哈哈！好一個「弄錯了」！你看他已是「箭上弦，刀出鞘」，準備與我交鋒的當兒，呼吸之間，我的性命，便傷在他的手裏，你們單說幾句抱歉話，便算了事嗎？好好！好好！你們一夥』

子都帶着凶器，不是土匪，便是亂黨，捉你官裏去，見一個下落！』說着，真個走將上來，將宗渭兩手抓住。宗渭往日裏是自負有力的，到此兩條臂膊，竟如受了電氣，一些兒不能動彈。全福想道：『真個是周水芳，真個將他殺死，到官裏去倒也無妨，如今既不是周水芳，平白地犧牲性命，未免太不合算。』便向那人拱手道：『先生話原不錯，但是這都是我的不是，不是他的不是。先生如果要出這一口氣，便請打瞎了我這雙眼睛！』同時紀堂也是這麼說了一遍。那人便將手一鬆，打了一陣哈哈，對三人說道：『誰是誰非，我又不是法官，暫且不管，我只問你，周水芳是誰，爲什麼要殺他？』全福先開口說道：『你老是怎麼樣一個人，我們還不知底細。這兒又不是說話地方，只好請你老原諒，暫時做一個悶葫蘆了。』那人道：『適纔何等鹵莽，這會子又何等仔細？老實說，你們說也罷，不說也罷，左右是籠中之鳥，不怕你們遠走高飛……』說到這兒，便往門外叫喊道：『金彪，快給我擎下！』

話還未完，早有三數個彪形大漢，從屋子後面奔將出來。宗渭要掏手鎗時，兩手早已被大漢縛住。紀堂全福也已蠶繭一般，綁在索子裏面。三人面面相覷，却又不肯向那人央求，由他們七手八腳，搜去手槍簇擁到一間屋子裏關着。門外自有大漢輪流看守。

三人看這屋子，倒還清爽。牀也齊備；只是有兩個疑點：第一，既把他們拏下，爲什麼不即刻送官？第二，這裏究竟是甚麼地方，不免你一句，我一句揣測起來。全福道：『說不定他也是個保皇黨，要不然，何至苦苦和我們作對呢？』紀堂道：『不是，不是；若說是保皇黨，又爲什麼不知道周水芳呢？』宗渭道：『或許他是故意問我的。』紀堂道：『不會，不會，或許把我們當做了強盜了。』

正說間，忽然開的一聲門兒大開，那人一足跨進房來，笑說道：『你們給我受了一次虛驚，如今我也給你們受一次虛驚；兩不虧本。現在我已經在門外聽見你們的話了，知道你們不是強盜，也不是保皇黨，乃是……』說到這一句，把手掌伸了開來道：『這一流人物啊！三人看時，見他手掌裏寫着『革命黨』三個字。便不免個個驚異，呆看着那人的臉。只見那人英挺的容貌中，露出微笑來，看着宗渭道：『是也不是？』全福聽他頭裏的話，又看他面容，知道並無惡意。因說道：『我們的葫蘆已經給你打破了；可是你究竟是怎麼一個人，我們還是猜不透；如蒙明白見告，便死也甘心！』那人先解了紀堂等三人的縛，又打發個小廝泡上茶來，一一捧到三人跟前，才說道：『頭裏是你們的不是，後來是我們的不是，這一盞清茶，可也抵得幾句抱歉的話了。』于是三人都笑了起來，向那人謙遜幾句。

那人道：『如今可以把你們要打死周水芳的原故說出來了！』紀堂便叫全福將戴梅香的始末，向那人告訴一場。那人道：『清數未終，志士受戮，東胡羣獸，聲勢正盛；我白朗齋也正爲這一件大事，長年奔走咧。紀堂霍的起來，拱手道：『原來是白朗齋先生，曾聞舊日同志，談起留東學子，說有一位奇人，叫做白朗齋，天文曆算之外，兼精易理，渴想一見，未有機遇。不料乃在此間相逢，真是『幸會之至！』』朗齋道：『這正叫做『不打不成相識』，遇合之際，誰說沒有天緣呢？』那時全福宗渭，也說了些仰慕的話，方纔問到他近來的蹤跡。朗齋道：『說來話長！廣西發難，遠在上年之冬，只因兵精糧足，聲勢浩蕩，不上半年，連陷數城。但是楊元寶、姬七一、一流人物，豚犬不若，固守着洪門中『反清復明』的主旨，敗固不必說，成也不過做一個家天下罷咧。那時我正從日本回來，不知底細，直抵廣西，攷查情形，見他士氣大有可用，便勸他變換軍制，依照新法部勒。楊姬二人倒也唯唯聽命，三數月來，義旗所指，勢如破竹，蘇元春、王子春不足道，便驍勇如馮子材，老成如岑春萱，也心驚膽顫。如果兩廣既下，進規兩湖，租稅所入，足資軍需，又何愁不辟易清軍，直搗幽燕呢？誰指望楊姬二人嫉功忌能，把參謀長羅若水，無故正法，『君子明哲保身』，我就知道這回起義，不易成功了！』紀堂道：『羅若水是士官學校，砲科學生呀！』朗齋道：『是呀！在這種軍隊中，真是雞

羣之鶴了，平白地把他殺死，還有那個願和他們共事？因此我就帶了十幾個心腹死士，回到廣州，又從廣州回到這裏。正要探聽戴梅香的詳細，不料碰見了你們這一千人，可不是天假之緣嗎？」
 紀堂道：「廣西既然有這一枝軍隊，難道就聽他自生自滅嗎？」朗齋道：「自前月起，岑春萱自知力不能敵，將調川黔湘鄂四省之兵，合攻義軍，義軍也得知這個消息，正在整頓內部，準備背城一戰。就中有個姓陸，名叫亞發的，正想獨樹一幟，掃除專制淫威，將來是否成功，在這個時候，我也不便說，古人說得好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」就說到兄弟，明知胡運未終，也不敢作徜徉山水，嘯傲烟霞之想，又何況諸君都正是壯年呢？」紀堂道：「照你老說來，胡運未終，我們革命，是徒勞無功了，又何必多此一舉呢？」朗齋道：「話不是這麼說的！譬如炊飯，火候到了，自然成熟；又如植樹，必待十年，方始成陰；一輩子不幹，便一輩子沒有這一日。」全福道：「着呀！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成敗利鈍，非所計也。」方是大英雄，大豪傑！瞻前顧後，便一輩子不能幹。所以我們打的主意，再也不能更變。」朗齋便問：「打的是什麼主意？」全福道：「隔垣有耳，」怎好輕說？時候不早了，我們上館子裏喝一場子罷。」朗齋道：「你們只當這裏是客棧嗎？我纔到惠州，便把這所房子租了過來，如果是客棧，我又何至於這般自由？」全福一聞此言，方纔將三人議定的計劃說了出來。朗齋道：

「好呀！我也想往汝陽走遭，但是我妻子還在上海，所以必須又在上海耽擱幾天。如今應宗湄君要到山東去找姚若華劉忠權那一夥人，和我正是一路，途中不至於寂寞了。」紀堂道：「你如果回到汝陽去，這裏房子，就給我們住。好不好？」朗齋道：「你們來的時候，原來不曾看過門上掛的一塊牌兒……」全福道：「我倒見過了，可不是寫上『悅來新棧』四個字嗎？」朗齋笑道：「倒不是你眼快足快，只可惜把我當做了周水芳。」說着，衆人又笑了起來。朗齋道：「這時不是說閒話的時候，說不定我明天就走了。既是你們喜歡住在這裏，須得留心來往的客人。惠州城中，誰都知道是會黨出沒之地，因此衙門探役也就四下密布。我在這裏，仗着十幾個心腹弟兄，隨處留心，門內之事，纔始不至漏出外去。我若走了，那十個弟兄，當然跟着我同走，那時你們無人照料，說不定出岔子，倒是我連累你們了。」全福道：「這倒不消擔憂，如今雖說同志星散，打量在惠州城中找十幾個弟兄，却還容易。只求你早去早回，時時指點我們，使我們有所依歸，纔不辜負我們相交一場！」朗齋微笑點頭道：「我也不過把妻子安頓一下罷了，本來沒有什麼緊要事兒，約計一月以後，便可回到這裏了。」紀堂等自然非常喜歡，即將朗齋邀到一家館子裏吃飯。次日，全福果然找到十幾個梅香部下的弟兄，即派他在棧中偵察來往客人。

那朗齋與宗渭，當日下了小輪，經由廣州到上海去。宗渭本可直至烟臺，轉到濟南，只因朗齋須往上海，因此也一同到了上海。

那時上海正鬧着那拉氏七旬萬壽，小的舖子，製就了十來盞紅色燈籠，準備在萬壽那一晚懸掛門上。大的舖子和公司，提早定就了百多架的電燈，準備一面慶祝萬壽，一面做他招攬生意的廣告。這都是上海商會，在三日前頭通知各店舖的。朗齋急于帶妻子回鄉，纔住了一天，便動身往河南去了。宗渭要看看上海民心的向背，特地等過了萬壽，方肯啓程。他暗想：「任你做買賣的怎樣愚昧無知，近年來受了好多革命潮流的激盪，想再不會慶祝萬壽了。」

到了這一天，即從客棧中緩步出來，由福州路中央，一直往北走去。過九江路漢口路，到了南京路，抬頭一看，十家中倒有九家掛着一方龍旗，有的還在門前懸上了『萬壽無疆』的紅燈籠。再由北面到南市去，也是這樣。禁不住歎了一口氣，便悶悶不樂的回到佛照樓來，吩咐跑堂的叫了幾色酒菜，自吃自喝，順手在桌兒上抽了一本書，一面看，一面喝，不覺喝到八分醉意，胡亂吃了些飯，已是滿街燈火。睡覺尚早，又從客棧裏踱出來，看看夜裏的光景，只見一路上車馬往來如織，連那馬車上都有插着小龍旗，表示慶祝的意思，他越發不懂了，及至到了馬路，前幾天準備着的

配說個「御」嗎？你買了這些書來看，你也就變了犬羊賤種了！」那人聽了這幾句話，頓時面紅耳赤，默然無語。鏡吾又說道：「我不是要你買我的書，兜攬你的生意，我只是要知道愛國愛種的大義；明天下午，味蕪園裏開會，請你們大家去聽聽！」說着，拏出一大疊章程來，一張一張的分給站着的人。宗渭也拏到了一份，接來一看，見是白報紙印的，面上寫着龍華會簡章。宗渭不懂得龍華會的意義，也不及看裏面的章程，只因是鏡吾分給的，估量一定是革命團體了，便將章程向衣袋裏一揣，買了幾本浙江潮江蘇湖北學生界等雜誌，走了出來。

又向西行去，到了胡家，又是人山人海，圍着一大堆。只聽一人大呼道：「皇太后，光緒帝，一角洋鈔買一張！」宗渭呆了，「這又是什麼東西呢？」便又擠了進去，只見一個會館門前，放着一大批照片，什麼林黛玉，胡寶玉，張書玉，陸蘭芬，想九霄……各種照片都有。這一天因為是那拉氏七旬萬壽，光緒帝和那拉氏照片的銷路，格外熱鬧。宗渭暗暗想道：「這老娼婦，默孩子，正是我們的對頭冤家。我們既要革命，倒不可不將這對頭冤家，見識見識。」便摸出兩角小洋來，一樣買了一張。

顰身回來，又一步一步向東行去，那時徐鏡吾依舊興會淋漓的在那裏演說。宗渭因身子乏

一步一步踱了過來，到了青蓮閣門前，忽然聽見一陣狂笑的聲音，掉頭看時，只見一個書攤面前，圍着一大堆人；只聽裏面有個人說道：「……什麼叫做『萬壽』？就是老不死的淫婦；什麼叫做『無疆』？就是把中國土地送給外國人……」宗渭一聽，在這普天同慶當中，又有一個排滿的人，倒也差強人意。便從人叢中擠了進去，放眼一看，見那賣書的徐鏡吾，正足蹈手舞的，對衆人演說道：「你看哪！那滿街慶祝萬壽的燈籠呀，龍旗呀，那是表現他的奴隸性！你們要知道，中國亡了二百六十年了，我們都是亡國之民，弔還來不及，怎麼還配說上一個『慶』字。弔死還來不及，怎麼還配說上『祝壽』兩個字呢？你們又要知道，那拉氏是我們的仇人，仇人的誕辰，是不是我們好慶祝的？再說上年她的常誕，本是在十月裏的，只因廣西不靖，沒有舉行，到了十一月裏補祝，一共化了一千二百萬銀子，這會子是她的正誕了，當然非化了幾千萬不可，這都是民脂民膏，都是漢人的膏血……」說到這兒，他的眼兒，瞟到左邊，猛見一個人手拿着一部石印的御批通鑑輯覽，便停止了他的演說，指着書對那人說道：「嚇！你要看歷史，詳些的廿四史，資治通鑑，簡一些，綱鑑易知錄，廿一史約編，那部不好讀，偏要讀『御批』的，這又是什麼道理？『御』字是我們愛拍馬屁的，漢人奉贈給他的，其實呢，他們是未開化的游牧蠻族，是逐水草而居的犬羊賤種，

配說個「御」嗎？你買了這些書來看，你也就變了犬羊賤種了！」那人聽了這幾句話，頓時面紅耳赤，默然無語。鏡吾又說道：「我不是要你買我的書，兜攬你的生意，我只是要知道愛國愛種的大義；明天下午，味莼園裏開會，請你們大家去聽聽！」說着，拏出一大疊章程來，一張一張的分給站着的人。宗渭也拏到了一份，接來一看，見是白報紙印的，面上寫着龍華會簡章。宗渭不懂得龍華會的意義，也不及看裏面的章程，只因是鏡吾分給的，估量一定是革命團體了，便將章程向衣袋裏一揣，買了幾本浙江潮江蘇湖北學生界等雜誌，走了出來。

又向西行去，到了胡家，又是人山人海的圍着一大堆。只聽一人大呼道：「皇太后，光緒帝，一角洋鈔買一張！」宗渭呆了，「這又是什麼東西呢？」便又擠了進去，只見一個會館門前，放着一大批照片，什麼林黛玉，胡寶玉，張書玉，陸蘭芬，想九霄……各種照片都有。這一天因為是那拉氏七旬萬壽，光緒帝和那拉氏照片的銷路，格外熱鬧。宗渭暗暗想道：「這老娼婦，獸孩子，正是我們的對頭冤家。我們既要革命，倒不可不將這對頭冤家，見識見識。」便摸出兩角小洋來，一樣買了一張，

顰身回來。又一步一步向東行去，那時徐鏡吾依舊興會淋漓的在那裏演說。宗渭因身子乏

了，無暇再聽，便進弄去，回到佛照樓，走進房間，一面喝茶，一面將那拉氏的照片拿出來一看。只見那拉氏穿着朝服，斜簪着坐在殿上。再把光緒帝的照片拿來一看，見他戴着一頂纓帽，穿着團龍袍褂，年紀不過三十幾歲，滿臉庸懦無能的樣子。看了一會，擱在桌上。再把龍華會章程展開來看，時上面是一篇敘文，足有三千多字，全篇都用白話。大意是說：『驅除韃虜，是報祖上的仇，報仇之後，即將土地平均，不准富豪們坐得便宜。』宗涓一想：『這就與我們興中會宗旨一般了。』再看他的章程，纔知道這『龍華』兩個字，是哥老會裏的山名，叫做『一統龍華山』。山名之外，還有堂名，叫做『同登普渡堂』。那個會，便叫『革命協會』。只緣『革命』二字，容易惹起官廳的注意，所以將山名做了會名。再看那職官，分做內外二府：內府叫做樞密府，有大指揮，左指揮，右指揮等官。外府叫做都督府，有大都督，左都督，右都督等官。都督府須聽樞密府的命令。宗涓大略看了一遍，覺得他還有一件未到之處，就是韃虜驅除之後，究竟是什麼國體，不會說明。照他章程裏說：『……等新朝廷成立以後，還要封侯封王呢……』這兩句話看來，似乎革命以後，仍舊主張君主專制。不過在這滿清淫威之下，革命是第一步辦法，革命以後的建設，自然有人出來主張，何必管他？既是明天開會，不妨再耽擱一天，看看他們的情形。主意打定，便脫衣上牀安睡。

次日早晨，客棧裏的客人，都正在溫他美滿的好夢，就是跑堂的茶房，也還把腦袋深藏在藍布棉被中，嗤嗤睡着，看那壁上的鐘敲五下。宗湄便醒了。看鐘時覺得太早。要把茶房喚醒，心裏不忍，閒着却又無事，沒奈何把冷手巾抹了抹臉，想要到黃浦灘邊呼吸些新鮮空氣。那時馬路旁的店舖，排門都未打開，只有倒馬桶的往來馬路當中，把一陣一陣的木樨香，送將過來。往東行去，不多時已經到了外灘。外國人的馬車，早已往來如梭，暗想：『中國委實太不講究衛生了！在華人堆裏，我起來似乎太早，怎曉得外國人起來的比我還早。』一壁想，一壁走，從福州路直到了外白渡橋，又從外白渡橋回了轉來，走進客棧，還只六點多鐘。茶房等方纔起來，便洗過臉，喝了口茶，又抽出信箋來，寫了幾封信。

第四十二回 訪義士暗中授機密 爭法律會場鬧風潮

吃過午飯，纔始叫了一部車子到味蕓園去。從福州路到味蕓園，有不少的路途，那拉車的又走的很慢，所以到了那邊，已在一點以後。四下一看，除了幾個招待和幹事員以外，其餘的會員，尚未到會。幹事員等忙著佈置會場，招待來賓。直至兩點以後，方纔人數多了起來，由幹事員振鈴開會。當時跳上臺去，報告開會宗旨的，喚做陶成章，宗渭見了，暗暗吃了一驚。你道爲何？原來這陶成章就是昨晚在一家公司門前，發『萬壽無疆』妙論的人。

作者一筆不能兩寫，先得將成章的往事，追述一番——成章自從碰見周振宇以後，知道濮振聲已給浙撫拏獲，只緣他大得民心，殺了反激民變，便將振聲禁拘仁和縣的西側，特地造了兩間房子，給他居住，飲食起居，十分適意。成章想道：他是白布會的老會員，羽黨一定很多，如能仗着他的介紹，聯絡一切會黨，那末龍華會的勢力，越發偉大了。』主意打定，便到章太炎那裏，商量往探振聲的法子。太炎正和兩個客人談話，便指着對成章說道：『這位姓沈，名英；這位姓張，名恭；都是熱心革命的分，很可以做你的助手。』成章便與他倆招呼，纔知道沈英張恭，雖然不曾出過洋，却是光復會裏的會員。接談之下，議論風發，成章暗暗佩服。當下即將上海一部分的會務，托

了他們。張恭又將一個姓孫的朋友介紹給成章，對成章說道：「這位姓孫的，雖說也是我們同志，但是他和仁和縣的知縣，最稱莫逆；有了他，那濮振聲就容易見了。」成章越發歡喜。

第二天，便與一個同學魏蘭，一同趕到杭州去，先在杭州城中暫時住下，按着張恭寫的地址，去找姓孫的同志。原來這個姓孫的，號叫信之，在武林小學堂裏當校長。成章遞了一張名片，信之接來一看，雖不認識，也聞名，連忙將二人迎了進去，在會客室裏坐下。彼此先說了些仰慕的話，成章纔將張恭的介紹信遞過去。信之接來一看，便說道：「哦！兩位要見濮振老呀？說到振老現在的境遇，實在生不如死……」成章愕然道：「爲什麼？」信之道：「他自己雖然活着，他一個英挺秀拔的兒子，却爲着他受了慘刑，六十餘歲的老人，回首往事，功業既成夢幻，而膝下一個千里駒，又遭慘戮，爲公爲私，兩俱傷心。幸虧他胸懷曠達，了無罣礙，聽說每天須喝兩三斤酒，讀一遍老子道德經，閒着的時候，還找衙門裏老夫子圍棋。有一天，他和老夫子爭一個劫，這個劫是關係全局勝負的，老夫子深思焦慮，長出一頭汗珠來，振老却從從容容應付，他臨了，老夫子竟全局都負。振老便笑說道：「兄弟當初革命，與官軍也只爭一劫，若是和今天下棋一般，何至全局都輸？這其中不是有天的嗎。」老夫子也笑了一笑，默然無語；可是從此以後，這老夫子永遠不到振老那裏來。

了。』成章道：『這個自然，給仁和縣知道了，說不定叫他做同黨，不要說飯碗打碎了，便腦袋瓜子也怕保不住呢。』信之四下裏望了一望，道：『我們此刻不便說話，兩位既要見他，索性下半天到了那裏暢談罷。』成章便起身告辭，信之那裏肯放，說道：『兩君奔走國事，好久不嘗武林風味，雖無羊羔美酒，那湖魚越釀還不是現成的嗎？』成章、魏蘭只得遵命，迨吃了午飯，各人洗過了臉，方纔一同到仁和縣去。

信之與仁和縣，是時常接見的，所以不拘禮數。信之便乘間說道：『今天要請公祖原諒，這陶魏兩君，乃是東南棋家，因聞濮振聲下得一手好棋，特地前來與治晚商量，想要與他交一次手，不知公祖允也不允？』那縣令向來很相信他的，一口答應，便吩咐當差的陪了過去。走出大堂，有一扇東角門，劈面就見一座簇新房子，雖只兩間，却也用磚砌成門面，有兩個衛兵似的守在門口。那當差的打了一個招呼，便導着兩人進去。見裏面也有一個小小天井，都用石子砌成甬道，兩旁種着幾株花木，一個當差的正蹲着身子，在那裏收拾瓦礫。當下信之、成章、魏蘭都掏出片子來，叫他拿進去。

還未到門上，即見有一個老頭兒，迎了出來，問道：『是誰呢？』成章看時，這人鬚髮皓白，精神

尙還瞿鑠，打量就是振聲了。便搶上前去，和他周旋。那振聲理也不理，只管把名片接來，一壁看，一壁唸道：『陶成章，魏蘭……』看畢，方纔抬起頭來說道：『就是他們三位呀！』成章魏蘭都點了點頭，道：『尊駕想就是濮先生了？』振聲道：『你們到我這裏來，真可謂「空谷足音」了，我這生涯正苦岑寂，促膝坐談倒也稱心。』說着，便吩咐當差的在門外等候。回過頭來問道：『你們會喝酒嗎？』成章道：『晚生等此來，專爲傾慕風儀，渴思一見，怎好教先生破費？』振聲道：『不待你說，我已知道來意，所以叫縣裏當差，避在門外。可是我有一件古怪脾氣，不是長談便罷，如其長談了，非有杯中物不行。』成章等便也不辭，即在他房間裏坐下。振聲便對他自己當差說道：『快燙幾壺好酒，拏幾盤小菜來！』當差應了一聲『是』，回頭而去。不多時，已將酒菜送上。振聲將酒壺拿了過來，給三人篩了滿盃，一面喝，一面說道：『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』你們冒險前來，正合老夫之意，老夫轉戰浙水越山間，半生功業，敗于一旦，雖死不能瞑目，正待公等繼我而起，掃除胡氛，則功不必自我成，我死也安心瞑目了！諸君說是慕老夫的風儀，老夫有什麼風儀可慕，撫心自問，只是當年躍馬嚴陵，與虜軍血戰苦竹黃蘆中一段聊以自快的壯史罷了。要知道錢塘乃全浙門戶，據江而守，敵軍不易水渡。老夫當年，不知將浙東作爲根據之地，要想從嚴衢上出安徽，致腹背受